

18 世纪初期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茶书写

——以泰特和莫特克斯的茶诗为中心

陈伟彬¹, 曾跃章²

(1.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2.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将中国茶置于英国 18 世纪初期的大背景之下, 着重分析 18 世纪初期英国诗人纳厄姆·泰特和彼得·莫特克斯的茶诗, 探讨 18 世纪初期中国茶与英国社会、经济和政体之间的关联, 旨在揭示 18 世纪初期的英国文学是如何将中国茶塑造为一种能够促进英国文明社会建构、振兴英国经济、改善英国政体的神奇之叶, 进而为理解当下中英文化交流提供启示。

[关键词] 中国茶; 18 世纪初; 英国茶诗; 中英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3) 03-0056-06

一、引言

中国茶在 17 世纪开始踏足英国, 到 18 世纪初, 逐渐成为英国社会重要公共话题。医生、自然哲学家、商人、诗人、散文家、画家等讨论茶的方方面面, 由此引发了关于茶的各种公共话语, 对 18 世纪初期的英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 18 世纪初期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茶书写值得特别关注: 一方面, 通过这一时期的中国茶书写, 我们能够窥视到 18 世纪初期英国文人关于茶以及茶与身体健康、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思考; 另一方面, 这些茶的文学书写又与其他领域围绕茶的话语形成某种互动关系, 共同参与 18 世纪初期英国的社会建构。本研究将以 18 世纪初期英国的两位诗人纳厄姆·泰特 (Nahum Tate) 和彼得·莫特克斯 (Peter Motteux) 的茶诗为中心探讨这一现象。

纳厄姆·泰特是英国 1692 年至 1715 年的桂冠诗人。他在 1700 年发表的《灵丹妙药: 茶诗两篇》是极具诗意和想象力的赞茶诗。该诗分为 2 篇: 第 1 篇借用中国古代暴君夏桀的故事来讲述茶叶的历史; 第 2 篇将中国茶置于古希腊罗

马神话诸神的世界当中——众女神争夺茶叶女神之位。彼得·莫特克斯是 18 世纪初期英国剧作家和翻译家, 受到泰特的影响, 他于 1712 年发表《赞茶诗》。该诗沿袭泰特的写作手法, 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描绘了奥林匹斯众神之间展开的一场围绕茶和酒利弊的争辩。

泰特和莫特克斯的茶诗均将中国茶这一外来之物置于古希腊罗马神话的语境中, 为中国茶塑造了新的神话故事。出现在这 2 首茶诗中的奥林匹斯女神与中国茶密切相关, 揭示了 2 位文人针对中国茶与英国之间关系的思考。下文将以这 2 首茶诗为中心, 探讨 18 世纪初期中国茶与英国文明社会建构、经济发展和健康政体之间的关联, 旨在揭示 18 世纪初期的英国文学如何表现中国茶对英国社会文明、经济、政体的促进与改善作用。

二、中国茶能促进英国文明社会建构

中国的饮茶习俗源远流长, 中国人很早开始就将茶视为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灵药, 唐代茶圣陆羽《茶经》对茶的药效有所评述: “茶之为用

[收稿日期] 2022-06-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1BWW016);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JAS20136)

[作者简介] 陈伟彬 (1981—), 男, 广东潮安人, 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乏、百节不舒, 聊四五啜, 与醍醐、甘露抗衡也。”^[1] 18 世纪初期, 一些英国人并不认可茶的药效, 反而将茶视为有害身体健康的毒药。一位匿名医师于 1725 年出版的小册子《论茶的特性、用途以及滥用》就将茶视为当时英国大多数疾病的根源^[2]¹⁴。托马斯·肖特 (Thomas Short) 1730 年出版的《茶论》也认为饮茶会加剧病情^[3]⁶²。尽管如此, 当时大多数英国人认为茶有益身体健康。威廉三世的宫廷牧师约翰·奥维格顿 (John Ovington) 于 1699 年发表小册子《论茶的性质与品质》, 指出茶有益于健康生活^[4]²²。1710 年出版的匿名小册子《武夷茶的不稳定性》也认为, 茶具有多种功效, 能够治疗肺病、延缓衰老^[5]¹。艾瑞卡·拉帕波特 (Erika Rappaport) 在其专著《对帝国的渴望: 茶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中指出, 英国人对茶叶治疗功能的认可传达了“茶叶不仅仅是一种植物或饮料, 而是一股文明的力量”^[6]¹⁵。笔者将围绕泰特和莫特克斯的茶诗进一步阐释拉帕波特的这一观点。笔者认为, 泰特和莫特克斯的茶诗刻画了文明优雅的中国茶形象并且赋予中国茶能促进英国文明社会建构的力量。

《牛津英语词典》中关于“文明 (civilize)”的定义有 3 种: (1) “把 (人等) 带到一个被认为是更先进的社会、道德或智力发展阶段”。(2) “启迪、使文雅和教育”。(3) “使 (一个事物) 不那么粗糙、粗野, 或变得更文明。”^[7] 这 3 种定义可在泰特和莫特克斯的茶书写中得到体现。在他们的诗中, 中国茶以如下方式促进英国文明社会建构: 茶通过赋予人活力来保证一个健康的身体; 茶通过驱除蛮性而使人变得温文尔雅; 茶赋予女性以美德, 使她们能够参与到茶桌上的公共话语讨论。

在泰特的茶诗中, 最后一位争夺茶叶女神之位的是健康女神萨卢斯。她与生机盎然的自然融为一体: “春天般的清新/乐园般的生机/雨水精灵邀请她至尘间: /那精神焕发的面容博得众神欢欣。”^[8]³⁰ 面对“祭坛面前, 憔悴枯萎, 哀声叹气/疾病面前, 痛苦不堪, 只求解脱”的凡人^[8]³¹, 萨卢斯视茶为救病良方:

啊, 可怜可怜这些痛苦的凡人吧, 请赠予

这灵丹妙药, 这使人恢复活力的神奇之叶;
要么缓解他们的痛苦, 要么就让他们断气;
要么给他们健康之饮, 要么就让他们去死!^[8]³¹

萨卢斯呼吁众神把茶这一健康之饮赠予凡人, 缓解他们的痛苦, 恢复他们的生机活力, 使他们摆脱疾病的魔爪, 重获健康之身。在泰特笔下, 茶俨然已成为活力和健康的代言人。

同样, 莫特克斯也把茶与健康活力进行关联。莫特克斯的茶诗围绕由酒神巴克斯挑起的关于茶和酒利弊的争辩。巴克斯贬低茶, 认为茶弱不禁风, 饮茶只会使人变得虚弱无力、丧失活力, 唯有饮酒才能振奋人的精神。酒神的这一番话立马引起青春女神赫柏的辩护——她认为酒奴役人而茶解放人:

饮酒越多越致命,
饮茶越欢越有益,
酒凭烈焰征服人,
茶则救人征服酒,
酒凭烈火烧人脑,
茶赐光明浇灭火^[9]⁴。

在古希腊神话传统中, 青春女神赫柏象征的是青春和活力。她充当奥林匹斯山众神的斟酒官, 在每次宴会上, 由她替众神斟酒, 而且由赫柏斟过的酒会使这些神永葆青春活力。莫特克斯却对原本的神话传统进行重塑, 让赫柏在其诗歌中充当斟茶官, 而非斟酒官。这一神话重塑暗示了能使人永葆青春活力的是茶, 而非酒。茶, 正如青春女神赫柏, 象征青春活力, 赋予人们健康。莫特克斯呼应了泰特的观点, 并进一步指出酒只会驱除人的活力和生命力, 使人无精打采, 疾病缠身。莫特克斯刻画了一幅死气沉沉、疾病缠身的英国社会, 而酒是罪魁祸首。他相信饮茶能够改变英国人长久以来的饮酒习惯, 重拾英国人的健康活力。依约翰·奥维格顿所言, 茶能预防痛风、帮助消化、增强食欲, 更为重要的是它能振奋精神, 使迟钝的思维得以激活^[4]²⁹。随着中国茶在英国社会的出现, 英国人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健康观念也逐步形成, 而对身体健康的重视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除了将茶塑造为健康之饮, 来自中国的这一神奇之叶也能使人温文尔雅。莫特克斯的茶诗一

开始就向读者指出,茶是温和的:“我逃离烈酒,驶向温茶/以品茶带来的风平浪静。”^{[9]1}诗歌的叙述者将茶的温和与酒的烈性进行对比,认为茶的这股温和之气有利于驱除酒引来的蛮性:

我饮下茶,和蔼可亲。

酒气消退,化为乌有。

友好之气,带来光明。

驱逐蛮性,重拾自我^{[9]2}。

奥维格顿也认为,烈性的酒只会把人变为野兽,茶则能把野兽变成人,并且指出茶所承载的优雅中国文明:

您天生善良,性情谦逊,惹得这远道而来的外国茶叶试图博取您的欢心,渴望受到您友好的招待。异乡者彬彬有礼,出身于一个优雅的民族,他坚信唯有在您这才可受到友好的待见,目睹您的优雅谈吐,而这种优雅也是中国与生具有的^{[10]A2}。

莫特克斯的诗进一步暗示,18世纪初期,饮酒使英国人蛮性俱生,恐致英国社会暴力纷争滋生。莫特克斯与奥维格顿强调茶之性温,寄望中国茶把英国人变得和蔼温和,从而缓解英国社会的冲突不和,以促进一个更加文明的英国社会的形成。

这种对和谐关系的渴求进一步反映在泰特和莫特克斯将茶塑造为一种美德之饮。他们的诗中,每位女神都象征着茶的某一特殊美德。泰特的诗包含天后朱诺、智慧女神密涅瓦、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月亮女神辛西娅、海洋女神忒提斯和健康女神萨卢斯,而莫特克斯的诗涵盖青春女神赫柏和文艺女神缪斯。在泰特和莫特克斯笔下,这些女神将自身美德赋予茶,而茶反过来又更好地展示了女神的美德。因此,饮茶意味着将女神的美德赠予凡人,尤其是女性。2首茶诗里的女神在公共场合发表关于茶的雄辩的演说,暗示了茶通过赋予女性美德,从而使她们参与公共话语讨论。

英国18世纪早期,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主编的重要刊物《旁观者》(1711—1714年)就曾将茶桌归入重要的信息交流场所之列:“有人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而我将让世人评说,我把哲学从储藏室、图书馆和学校带到俱乐部、集会、茶桌和咖

啡馆里。”^{[11]44}18世纪早期,俱乐部和咖啡馆是男性交换信息和谈论政治的重要场所,而女性则被禁止进入这些场所。然而,饮茶让女性有机会在茶桌上与家人朋友谈论时事和公共话题。泰特和莫特克斯将茶塑造为一种美德之饮实则表明,茶通过赋予女性美德,让她们有机会参与到公共话语讨论。中国茶让英国女性有机会在茶桌上谈论公共话题,促进了男女之间的平等和男女关系的和谐,从而创造一个更加文明的英国社会。

三、中国茶能振兴英国经济

在18世纪早期的英国文人笔下,中国茶不仅能构建英国文明社会,也能振兴英国经济。在泰特的诗中,海洋女神忒提斯也奋力争夺茶叶女神之位。其他女神均将茶与美、智慧、仁慈等人类美好品质联系起来,而忒提斯却把茶与海洋进行关联:

我统治着你们的海洋世界;

我向凡人展示贸易的艺术,

阿尔比昂的荣耀归功于我,

因为是我保佑英国的舰队

展翅高飞驶向东方的国度^{[8]28}。

忒提斯的话突出了海洋之于茶叶贸易的重要性。若非通过海洋和航海这一渠道,英国人根本不可能前往东方采购中国茶,茶也就不可能出现在英国。因此,她认为海洋才是茶的来源,只有她才配当茶叶女神。忒提斯把英国比作海洋帝国,宣称茶是这一海洋帝国的必需品:“在大海的深处,我和仙女们/监管你们海洋帝国的商业/诸神啊!你们真能拒绝这一神奇之饮吗?”^{[8]29}泰特借海洋女神之话试图表明:茶是英国的必需品,因为茶能带来英国商业的繁荣。

茶和英国商业的关联在莫特克斯的诗中得到进一步凸显。莫特克斯将茶描绘为一种全球流通的商品。起源于中国的神奇之叶通过贸易开启它的海洋之旅,驶往遥远的西方:

昔欧洲大陆无此天赐之物,

今东方民族分其神奇甘露。

.....

中国艺术因茶之熏陶而美,

茶亦如光开启其西行之旅^{[9]17}。

早期欧洲大陆无缘享受到茶这一珍贵之物,但由于茶作为商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通,茶也就进入了欧洲。莫特克斯突出了茶的商品属性,并且在诗中生动描绘了一艘茶叶贸易的商船:“茶叶啊,你同拿索远道而来,向岌岌可危的欧洲伸出了援手。”^{[9]10}拿索(Nassau)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97年派往中国购茶的一艘商船,返程为英国带去5万多吨茶叶^①。莫特克斯将拿索号商船描述为英国的救世主,这艘商船象征的是崭新的贸易机遇,意味着英国开始加入当时的茶叶贸易体系。诗中想象了大批英国商船前往中国的场面:

不列颠舰队年复一年远航,
犹如阿波罗坐太阳的战车。
走遍英王统治的庞大帝国,
光荣驶向地大物博的中国^{[9]10}。

莫特克斯笔下的英国舰队如获太阳神阿波罗的神力,展翅高飞驶向中国。同时,这些舰队带着英国商品在海洋流动,交换外国商品,尤其是亚洲物品:

英国商品开启征途,远涉重洋,
交换外国珍宝,增加本国财富。
亚洲物产丰富,她那珍珠钻石
香料茶叶,欧洲子女赞不绝口^{[9]12}。

莫特克斯对英国商船贸易之旅的描述带有世界主义色彩。18世纪初,英国伦敦逐渐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各国商品和商人汇聚于此。艾迪生曾在《旁观者》上发表过一篇鼓吹贸易的文章,他将伦敦的皇家交易所描绘为世界的商业中心,本国人和外国人均汇聚于此,讨论人类的商业活动^{[12]506}。皇家交易所是伦敦的外国商品销售中心,销售着由东印度公司进口的各种商品^{[13]67}。苏珊娜·森特利弗(Susanna Centlivre)的喜剧《妻子勇敢的一举》(1717)就曾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男士在咖啡馆里讨论南海股票和东印度债券,咖啡馆里时不时就能听到“先生们,新鲜的咖啡!”和“先生们,需要武夷茶吗?”而这群男士是由英国人、犹太人和荷兰人组成的贸易群体^{[14]54}。该场景暗示,18世纪初期,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聚集在伦敦的咖啡馆里交换信息和做

生意。在莫特克斯的诗中,英国商船通过贸易将各种各样的外国商品带回伦敦,让伦敦成为世界的商业中心,以增加英国的财富。

莫特克斯的文学想象无意中流露了当时英国的帝国雄心。18世纪初的英国渴望扩张领土和聚敛财富,而茶正好能够满足英国的这一帝国野心。莫特克斯笔下的英国渴望通过中英茶叶贸易增加财富,而且英国还能慷慨地将进口的东方商品分给其他欧洲国家:“瞧那东方送出的奇珍异宝/由慷慨的不列颠分给欧洲/茶促进了威廉的宏伟蓝图。”^{[9]10}表面上,英国能慷慨地将茶叶分享给欧洲诸国,实际上,英国是想将进口的茶叶卖给欧洲大陆,增加自身财富,以实现自身的帝国野心。艾迪生曾指出,英国的自然资源有限,贸易不仅仅能给英国社会带来各种物质好处,而且还是英国降伏世界的有效手段^{[12]508}。可见,与艾迪生对伦敦成为世界商业中心的憧憬一样,莫特克斯对中英茶叶贸易的想象流露出18世纪初期英国想增加财富、成为帝国的野心。

总之,泰特和莫特克斯均将中国茶与英国的商业进行关联,认为中英茶叶贸易能带来英国商业的繁荣,为英国带来大量财富,从而振兴英国的经济。对于他们而言,茶叶贸易是英国经济繁荣的绝佳手段。

四、中国茶能改善旧时代英国政体

在经济上,茶被塑造为振兴英国经济的神奇之叶。同样,在国家政体层面上,中国茶也被描写成能够改善英国政体的神奇之物。在18世纪初期英国文人笔下,茶不仅有利于个人身体健康,更是借着身体-国家政体这一隐喻,成为治愈英国政体疾病的一剂良药。

18世纪初期的英国政体并不稳定。尽管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推翻了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和玛丽女王走上政治舞台,但是新的英国政体依然存在问题,并非英国人所预想那样的统一和稳定。威廉和玛丽的统治面临着詹姆斯余党的阴谋以及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叛乱^{[15]3}。1696

① 据大英国图书馆馆藏东印度公司档案所载,档案编号:East India Records L/AG/1/6/4。

年,詹姆斯余党欲暗杀威廉国王,恢复詹姆斯二世统治,但这一阴谋最终被揭穿^{[16]439}。可见,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统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不稳定的因素。正是在英国政体不稳定的形势下,中国茶降临英国。马克曼·埃利斯(Markman Ellis)、理查德·库尔顿(Richard Coulton)和马修·莫格(Matthew Mauger)合著的《茶叶帝国:征服世界的亚洲树叶》认为,18世纪初的一些英国文人将茶在英国的崛起视为威廉和玛丽带来的和平与繁荣^{[17]83}。这种政治上的不安与对和平的渴望,泰特和莫特克斯的茶诗都有所反映。

在泰特的诗中,中国茶能治愈旧时代政体所遗留的不稳定因素。在诗的第一篇章,泰特挪用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暴君夏桀的故事,将这一中国故事稍加改造,并添加了新的要素——把茶的起源和夏桀的故事联系起来。泰特笔下的这位暴君治理无能,他“罢黜所有的贤能之士”^{[8]5},让“肤浅无能之士掌管政务”^{[8]5},致使“国家政体变成一出闹剧”^{[8]5},宫廷事务完全让位于“酒宴、音乐、舞会”^{[8]9}。暴君不理政事引发国家灾难:

每座城市,每座村庄,
奢侈慵懒,不愿劳作;
贫困、欺诈、抢劫接踵而至,
与之相伴的是一股新的恶疾^{[8]6}。

暴君又在隐秘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奢华、“比太阳还要耀眼”^{[8]11}的宫殿,携妃子“潜藏于奢华之间”^{[8]12},完全抛弃了人民,让国家陷入了混乱。最终,人民“为了大众利益,彼此团结”^{[8]13},掀起一场革命。他们涌入宫殿,推翻了奢淫无能的暴君,并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体。然而,由于暴君长时间的奢淫和不理政务,新的政体依然面临着种种不稳定因素,尤其是疾病肆虐:

因此,中国的政体重拾古老之姿,
邪恶根治,但疾病仍然大肆侵袭,
人民重获心智,但身体虚弱无比,
均是死去的奢侈所遗留下的毒刺^{[8]14}。

在极度混乱之下,人们最终向“孔子的小屋”^{[8]15}寻求帮助,并在隐士的屋边发现了茶这一全新植物,以及3种不同的茶:“松萝茶、御茶和武夷茶。”^{[8]16}他们将这一神奇之叶带回去,不久后,茶不仅治愈了人民的身体疾病,也治愈了疾病缠身的国家,新的国家政体使人民重拾和平与安定。

泰特叙述的这一暴君的故事暗示,中国茶能够治愈詹姆斯余党所造成的混乱不安。梅西·加依(Mercy Cannon)认为,泰特借用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暴君的故事,意在让读者联想到詹姆斯二世^[18]。诗歌中暴君被推翻确实呼应了1688年光荣革命废黜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信奉天主教和君权神授^{[16]451},他在位时也给英国社会带来不少混乱和骚动。然而,光荣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英国已经完全摆脱斯图亚特王朝所象征的混乱,新的国家政体还不稳定。因此,中国茶寄托了泰特对英国政体重返和平与安宁的渴望。

同样,莫特克斯认为中国茶的兴起象征着威廉所带来的和平与繁荣。莫特克斯称赞威廉国王将“改革他解放的国家”^{[9]11}和“掀起一个黄金时代”^{[9]11}。他认为威廉是一位明君,将通过改革开辟英国的新时代,而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威廉对茶叶贸易的支持。莫特克斯在诗中表明,中国茶将实现“威廉的宏伟蓝图”^{[9]10}。正是威廉对茶叶贸易的支持让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参与茶叶贸易,推动了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英国的繁荣。因此,在莫特克斯看来,茶在英国的兴起标志着威廉的明治和英国的繁荣。

莫特克斯讲述的茶与酒的争辩最终以茶方的胜利告终,众神之主宙斯宣称:“茶将战胜酒,就如和平战胜战争/千万不要让酒带来人世间的冲突/把茶这一神之甘露分享给人间吧。”^{[9]12}酒在莫特克斯的笔下象征着战争,确切地说,是詹姆斯王的统治所带来的混乱不安,而茶则象征着威廉的明治创造的和平。

五、结 语

中国茶是18世纪初期英国重要的公共话题。随着这一外来文化之物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所熟知,关于茶的讨论在英国社会也如火如荼地展开着。纳厄姆·泰特和彼得·莫特克斯的茶诗能让我们窥视18世纪初期英国文学如何参与中国茶相关公共话题讨论。2人均采用西方古典神话来讲述中国茶叶故事,既为茶这一陌生的外来之物提供本土化的文化土壤,也为西方古典神话注入新的活力,目的是建构中国茶在英国的身份和地位,而这一建构主要体现在茶与英国社会、经济和政

体之间的关联: 在社会层面上, 茶具有文明优雅的品质, 有益于身体健康, 因此饮茶能够促进一个文明健康的英国社会的形成; 在经济层面上, 茶是 18 世纪初主要的世界性流动商品, 中英茶叶贸易能够增加英国财富, 从而振兴英国经济; 在政体层面上, 茶借着身体-政体隐喻, 承载了 18 世纪初英国文人对一个健康国家政体的渴望。总而言之, 在泰特和莫特克斯的茶诗中, 中国茶被刻画为能够促进英国文明社会建构、振兴英国经济、改善英国政体的神奇之叶。以上对 2 首茶诗的探究, 希望有助于深入了解 18 世纪初期中英物质文化交流, 对理解当今中英文化交流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 [1] 陆羽. 茶经 [M]. 于子良, 注释.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 [2] ANONYMOU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use and abuse of tea in a letter to a lady with an account of its mechanical operation [M]. London, 1725.
- [3] THOMAS SHORT. A dissertation upon tea [M]. London, 1730.
- [4] JOHN OVINGTON. An essay upon the nature and qualities of tea [M]. London: R. Roberts, 1699.
- [5] ANONYMOUS. The volatile spirit of Bohee-tea [M]. London, 1710.
- [6] ERIKA RAPPAPORT. A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7] Civilize, v [EB/OL]. (2021-05-14) [2022-01-10]. <https://www-oed-com.libproxy.umflint.edu/view/Entry/33587?redirectedFrom=civilize/>.
- [8] NAHUM TATE. Panacea: A poem upon tea in two cantos [M]. London, 1700.
- [9] PETER MOTTEUX. A poem in praise of tea [M]. London, 1712.
- [10] JOHN OVINGTON. Essay upon tea [M]. London, 1705.
- [11] JOSEPH ADDISON. The spectator [M]. London, 1711.
- [12] JOSEPH ADDISON. The works of the late right honorable Joseph Addison [M]. Birmingham: John Baskerville, 1761.
- [13] SARAH RICHARDS. Eighteenth-century ceramics: Products for a civilized society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4] SUSANNA CENTLIVRE. A bold stroke for a wife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8.
- [15] JANE GARRETT. The triumphs of providence: The assassination plot 1696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6] STEVE PINCUS. 1688: 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7] MARKMAN ELLIS, RICHARD COULTON, MATTHEW MAUGER. Empire of tea: The Asian leaf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5.
- [18] MERCY CANNON. A revolutionary beverage: The politics of tea in Nahum Tate's Panacea [J]. Restoratio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ry Culture, 2019, 43 (1): 73-105.

The Writing of Chinese Tea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Centered on the Tea Poems of Tate and Motteux

CHEN Weibin¹, ZENG Yuezho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2. Faculty of Foreign Studi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By situating this ancient leaf from China in the broad backdrop of the early eighteenth - century England, this article, with its focus on the tea poems of Nahum Tate and Peter Motteux, tri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tea and English society, economy, and politics for the purpose of revealing how tea was presented as a leaf of wonders that helped civilize the English society, invigorate the English economy and heal the English politics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 century England as well as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Sino - Anglo exchanges.

Key words: Chinese tea; early eighteenth - century; English tea poems; Sino - Anglo cultural exchanges

(责任编辑 陈蒙腰)

投稿网址: <http://xuebao.jmu.edu.cn/>